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九十九回 鳳儀館徐焱定密計 慈寧宮選侍造蜚言

話說寇楨退朝，回到衙門，見濟公留一紙條，寇尚書連忙觀看，見上面寫著：「八月□六夜，亥正一刻，預備紅燈，掛在衙前南首。只伺候遇有勇士肩負著人者，即救上船，不可有誤。」下面畫了一把鐵錘、兩隻酒罈，旁邊又注了個「好生為本」四個字。寇尚書想了一會，不知八月□六又有什麼岔事，好在為期尚遠，且到臨時再看罷了，主意已定，便吃了些須茶點，吩咐坐堂。不一時，張祿帶到堂下，可笑這個張祿，較蘇同膽小得多呢。走上堂來，把兩邊刑罰一看，直嚇得抖抖索索的跪下說道：「寇大人不必問啦，咱家兒情願招了。」他就一五一□的，把供招得清清楚楚，卻與蘇同之供，一些不舛。當下寇尚書要准謀弑太子不成定罪，二人皆就該絞立決，寇尚書因濟公紙條上有「好生為本」四字，遂加倍設法，援例減輕，分別首從。將蘇同定了個遇赦不赦的監禁，張祿定了個三千里極邊的軍罪。不到幾日，自將張祿起解不提。且說徐天化那日別了太后回到帥府，悶悶的想了一日。到得晚間，大家用過晚膳，便輕輕巧巧的向三兒徐焱打了句軍中的暗話，徐焱便跟著走到鳳儀館。這鳳儀館的地方，極其僻靜，在東花廳假山石後面，有一石門進去，石門關上，生人至此，不知內中尚有宅院。天化父子到得裡面，忙把門關好，真個內中談點機密心事，要算是有一無二的所在了。閒話不提。徐焱到得裡面，就埋怨道：「我等忙渾了，怎麼連燈都沒帶盞來？」天化道：「無妨。」當在腰內掏出一粒夜明珠，往當中桌上一擺，只見淡淡的一團亮光，如天上頂大的明星一樣，座位已能辨認。當下二人坐定，天化道：「我今天在宮中，內中怕的早晚有大變動呢。」徐焱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天化就把見了太后蹊景以及周選侍的話說了一遍。徐焱道：「要五賢王登得帝位，我家權柄卻是大得多呢。但是這班婦女內亂，怎樣成得勢來？」天化道：「現今他們並不露絲毫蹤跡，專候我命下，然後才行事呢。」徐焱道：「父親意見以為怎樣辦法？」天化道：「我要學霍光度昌邑王故事，先將皇帝罪過，一款一款的寫一奏太后的奏折。我家中便設私宴，將公卿大夫統統請到，外面著兵圍守。酒過三巡，我同你兩個哥哥帶劍入席，將昏君一切罪過數出，並將立五賢王之意說明，挾令大家在奏折簽字，順我者生，道我者死，諒大眾不敢不遵。然後連夜進宮，就慈寧宮召這昏君入內，宣其罪過，封為王位，壓令帶同妻子，隨即出宮。一面就請太后草詔，至夷安迎五賢王即位。你看這樣辦法好是不好？」

徐焱聽畢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爹爹要算是抄陳文的好手呢！但是現今之世，與漢朝大不相同；而且昌邑王只做了幾□日皇帝，一點羽翼沒有。爹爹若要果學霍光行事，男請就此攜眷投金，免及赤族之禍。」天化道：「你不必作躁。據你看，當怎樣辦法呢？」徐焱道：「據男意見，頭一件須要把五賢王迎入宮來，一經廢主，當即立主，免得人心搖動。第二件，這個昏君，必定要置之死地，萬不能封藩在外，令他死灰復燃。第三件，同時還須把太子一並害殺。我不瞞爹爹說，這件事，男兩年前就籌畫得定妥了，但未有機會，不便妄談。」天化道：「我兒既有定見，不妨說來，斟酌斟酌才好。」

徐焱道：「八月□六太后萬歲，不是例行宮中有筵宴的嗎？這日我家選三四□名心腹得力的弁勇，扮做戲子，就說送戲入宮。晚間著兩個哥哥，各分一半，在四面埋伏。至於昏主、青宮、各大臣，不必邀約，至時皆在宮中赴宴。酒過三巡，爹爹就按劍出席，將昏君所行不義之事，對大眾宣佈，然後喚兩位哥哥出來，一個管昏君，一個管青宮，每人一劍，豈不爽利？殺過之後。即保護太后升殿，冊立五賢王，隨即就命新君坐朝，把在朝文武大大的升賞，豈不是大事便定了嗎？」天化道：「我兒高見，勝我百倍。但五賢王現在夷安，怎能召得入宮呢？」徐焱道：「這事更容易了。爹爹得便，不妨就以太后萬壽為題，兼之病後思念幼子，反在這昏君前奏上一本，叫他自己降旨，把他請來便了，不較我們省事得多嗎？」天化道：「我兒真是智囊，實在籌畫得周密。明日我進宮同太后議定，即行奏請五賢王回朝，但我兒外面切不要提出一字。」徐焱道：「爹爹不必疑我，但這兩位哥哥，必須到臨時才能告訴他們。」天化道：「這是不差，所以今日我不叫他兩個來，也是這個意見。」二人議畢，遂收了夜明珠，開門出了鳳儀館，各自安息一夜不提。

次日徐天化照舊上朝，朝散後，暗暗遂進了慈寧宮。見了太后，把徐焱之計，說了一遍。太后半晌不語，淚滴滴的說道：「計策雖好，就是太狠毒一點了。可歎皇孫，絲毫無罪，我怎樣捨得呢？就是這個不孝的昏君。要是眼見得被人殺死。終屬是我養的，我到底有些肉痛。這事還要請老兄弟從長計議才好。」

卻說徐國舅本是一團高興進宮，忽聽見太后這樣說法。渾身如落在冷水裡一樣而且此計我已說出，倘竟不行，他家終是母子，假或一日和好起來，漏出一點風聲，我使有殺身之禍。左思右想，呆了許久的時候。忽見周選侍推簾而入，手中拿了一枝桂花說道：「小遊園木樨到已開了。」轉眼恰見徐天化他坐在下面。就同泥塑木雕的一般，周選侍好生詫異，因說道：「國舅爺想著什麼？前日之事，等畫得如何了？」天化方要開言。只見國太忙把適才國舅所說的話，一長一短說了個罄盡，又把自己捨不得自家骨肉忽遭殺戮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周選侍暗想道：此事必定要煽惑成功，大家才站得住。若一中止，他家母子合起式來。我們皆死無葬地矣。沉吟一會，因說道：「咱們的國太，實在仁慈。可憐他老人家捨不得這個，捨不得那個，可知他們現今並沒個捨不得國太。適才咱到小遊園彩桂花去，聽見昭陽院同伙兒說的，皇上前日因國太的懿旨，憤憤回去。卻喜小千歲在宮中，皇上便歎氣說道：『我這母親，他又毫無見識，偏偏要管閒事，將來把個國家的內政，不曉得鬧成什麼樣子為止。』小千歲乘便就進讒言道：『我不曉得祖後是何意見，此時就連見了臣男，也冷冷的大不歡喜。據臣男看起來，他此時心裡，只合式一個五皇叔。』皇上道：『他合式他，就由他合式他去，將來就安置他們在一起便了。』小千歲道：『父皇此言差矣，人生行事，須要替鴉鷂翼，何能代虎添牙？這樣說法，臣男以為不妥。』皇上又想了一回道：『我有個法子，現今金人不是時常渡淮鬧事嗎，我用個明尊暗害的計策，就在淮堤左近，造一座極美麗的行宮，將太后安置該處，就著五王侍奉，兼飭五王守淮。那時金人曉得親王、國母，皆在該處，必定渡淮，設法將二人虜去。自此豈不是朕可以安享太平，當無後患了嗎？』小千歲聽畢，稱贊道：「此計大妙，難怪他們母子合式，叫他們一道兒合式到外國去罷。」說畢，又對國舅道：「咱的國舅爺，咱們說的這一席話，你老人家清楚嗎？據奴婢看來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就是這位小千歲，他心中的意見兒，也很是不弱的呢。」

國舅聽畢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周姐兒，這些話，嗣後你也不必再對我們講，我們是燈草拐杖，做不得主的。但是果然姊後一朝到得外國去，那時臣弟要想會面，是很為難的了。」太后此時聽了周選侍這番言語，簡直連皇孫也就惱起來了，遂向周選侍問道：「可是真的嗎？」單說周選侍本是捏造的一派胡言，反說道：「怎麼不真？這些話就是照本宣揚，一字不舛。鬧起是非來，咱們的腦袋兒還有些懸懸的，怎麼還敢有一字摻假呢？但是奴婢的一片癡心，伺奉國太，就是刀架在咱們脖子上，都是要說了，總不忍自家避嫌疑，讓國太被人陷害。國太如實在不相信，奴婢就在國太前發個誓兒。」說著，雙膝即便跪下說道：「蒼天在上，奴婢適才對國太所說的話，若有半字虛言，就叫奴婢滾在枯井裡淹死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這周選侍發的這樣誓，可刁惡到了□分嗎？枯井本是沒水的井，怎麼淹得死人？那知後來偏偏的卻應在這個咒上。但是此時國太以為他急得發誓，諒此言是千真萬確的了，便對著國舅道：「適才你我談的那句話，請你回去再格外想想變通的法子，如實在沒得別法，只得就狠著心腸照辦便了。」國舅道：「姊後且莫忙，據實請問，這事是何等大事，何能游移不決？臣弟今年齒長已六□歲了，不能白白的害了自己；如照姊後這樣恍恍惚忽的、大約終是多謀少成，自取其禍。」國舅正在說得吃緊之際，忽見昭陽院兩名太監，慌慌張張直奔內宮而來，太后大吃一驚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